

第一八五冊

方輿彙編

山川典

泰山部

歷山部 華不注山部

徂徠山部 新甫山部 長白山部

尼山部 龜山部 蒙山部

鳧山部 嶧山部 羽山部 牛山

部

沂山部 雲門山部

琅玕山部 成山部

之罘山部 大崑崙山部 勞山部

蓬萊山部

五臺山部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

第二十二卷目錄

泰山部雜錄

泰山部外編

山川典第二十二卷

泰山部雜錄

書經夏書禹貢岱嶽絲象鉛松怪石孔嶽谷也怪石

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正義曰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

之道峽谷峽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

石似玉也臬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

他方故貢之也

春秋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公羊傳宛者

何鄭之微者也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

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註

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

敬故謂之湯沐邑也

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卯不從乃免牲僖三

望公羊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

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

惟泰山爾註泰山河海皆助天宣氣故祭天及之秩

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側手為庸按指為寸
周易是謀類泰山失金鷄鄭元注金鷄泰山之精
孝經鉤命訣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
號

莊子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代其有形

兆垠嶸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尸子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漢書藝文志禮家有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臺祀

三十六篇古封禪二十二篇小說家有封禪方說十

八篇

齊世家齊自泰山屬之琅瑯北被於海青壤二千里

貨殖傳泰山其陽則魯其陰則齊

高祖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

永寧爰及苗裔

淮南子清之為明杯水而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

見泰山

韓詩外傳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之不

能盡識

東方朔客難日月之徑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而耀

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峨則不能浮瀚雲而散歛烝

說苑山者宣也言宣氣生萬物也泰言高大之至也

白虎通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

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

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

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

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

以自效倣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

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
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或曰封
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
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
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以
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
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者制度
審說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
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
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
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
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
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
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
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
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拒鬯
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
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
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
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薶蒿山出器車澤出
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
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
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孝道至則以薶蒿者樹名
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
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
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

日去萊故萊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也九妃得其所子孫蕃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於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稷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論衡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埤埤桓譚新論泰山之有石刻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者七十有二

風俗通義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岱宗管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尅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元尊而祖生魚墳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壇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

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故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驤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暮沒石中馬蹄迹處於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霸智焉死其隕落崩斃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驕龍升天豈不惟乎鳥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鳥登其上下垂著地鳥適飛去後從撥救取以爲弓因名鳥號耳淫祀無福是以季氏不享泰山之旅而易美西鄰之輪祭蓋重祭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謹按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待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殆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五經通義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處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袁宏漢紀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其宅崇其壇場謂之封明其代典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物成務之大禮也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据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西接徂徠山肅然山在博城縣東六十里晉太康地志肅然山泰山趾東北名也世說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於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丘淵之齊記泰山東嶽也瀛博二縣共界漢武封禪割此縣以供祀泰山故曰奉高伍緝之從征記泰山於所經諸山最高而岑嶠軒舉凌跨衆阜雲霞草木萬然靈異苑固神奇故無盤蟲猛獸泰山有上中下三廟廟前有大井水極香冷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三禮義宗東嶽所以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岱爲名也述異記築時泰山山走石泣泣先儒說築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

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王通中說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解道周齊記臨淄城南十五里天齊淵五泉並出有異於常故廟屋以銅瓦有天齊宇在齊八祀祀天於此故名云

唐六典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等山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白帖山嶽岱爲之長

通志濟南諸山其北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青齊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其爲泰山矣乎過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柏天門則有五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崖則有唐開元銘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法苑珠林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集古錄余友江鄰幾謫官奉符嘗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之也然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曾鞏二堂記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

蘇軾送楊傑詩序無爲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難一鳴卽見日

却掃編史記載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縣立石刻辭

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宋丞相呂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撫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其後東平劉斯立嘗登泰山絕頂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揭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閤人不措意隱隱若有字痕刮磨拓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東北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爲全篇如親輒還黎史作親還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陸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之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斯立名政丞相華老之子善爲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學易堂類其文爲二十卷號學易集行於世

字與無

夢溪筆談大駕王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地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嶽以措格水其上而不搖

方輿勝覽嘗臘月衝雪登嶽至御帳雲煙模糊至十八盤天宇開霽俯瞻山腰猶有雲霧及下山大雪如

故冬春之交諸崖谷出煙霧寒甚初尚可指數頃則飄飄蒙蒙盡失山形少霽溪壑林木及樓閣簷牙凝結冰花珠聯粉綴如畫嘗於春時晨觀山半雲布平密絢爛一色宛然倒看天宇四月以後山多蒸濕不可居五六月亦寒衣必綿臥必炕早暮如深秋遇夏時暴雨山半風激雲湧雷聲電光皆出其下隱若見麓地白波沆沆如海頃忽雲升嶽頂則上下皆雨人飲諸崖水多瀉惟瑤池白鶴水簾五花玉女數泉甘美元君祠東崖一竅泉滴如珠晝夜出一斛許其味尤佳

容齋隨筆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叙山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余喜誦之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朱子全書竊都是正天地中間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

地理經行到青齊忽起峰兗州東嶽插天雄分枝擎脉鍾靈氣聖賢多在魯邦中

岱宗記梁父長白二山爲泰山輔嶽

中國水論泰山特起東方橫互左右以障中原又曰泰山特起東方爲中國水口

臥遊錄三觀岱宗二門天啓石閣梁父云云亭亭馮

山負海臨障枕津太公用之而富管氏資之而興

至元碑刻禁約泰安州准東嶽提點監修官陳開稱

東嶽有上中下三廟本州城北岱嶽廟係中廟唐時武則天將岱嶽廟改作道觀左側西王母殿宇經毀

方輿彙編山川典第二十二卷泰山部

第一八五冊 之〇二葉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不存上有巖巖亭遇過封禪帝王歇禮之所下有西王母池次有呂翁洞猶存聖像池上一石碑云該奉州官台旨禁約諸人無得於池上下作穢如違決杖八十當職准此合行出榜曉諭禁約至元二十九年九月日榜

魏莊渠書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巔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為大海泰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中諸山也越觀者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卯位也

枕譚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於松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羣碎錄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故呼為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又呼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岱史堪輿家言泰山之麓水交流孔林獨茂蓋指泮漆梳洗汶漸而言吾夫子之生也豈偶然哉是故其終也曳杖之歌泰山自任公姓振振世祿罔替則嶽靈之薦於孔氏者其有窮乎

靈宇紀叙岳頂諸宮觀當世嚴奉乃絕無翼室以居黃冠黃冠固甚貧率散處麓下覓食則神明香火之謂何即居守安所藉也旋葺旋頽職此之由哉余謂

嶽巔諸宮觀宜各因其隙地有司以香稅餘錢構為異室以居黃冠之有戒行者仍籍名於官責以焚修掃除則宮觀不致旋頽可歲省修葺之費恤民事神庶幾兩得云

劉定之記略泰山絕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以其最高雲蒸雨降材木易朽颶風剛勁瓦多飄毀祠不能久今副都御史原傑巡撫山東謁祠見其墜壁謀新之銅梁鐵瓦琉璃觀壁之堅固丹雘青堊藻繪漆飾之輝煥高廣深邃規制增舊其費取諸官而民不知自昔登山捐施委諸巫祝妄費不可稽而今紀理之皆有條法

日知錄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山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濯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濯壇今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三夕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千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一事也

是日子前 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 伯外孫 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

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靈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耳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元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書曰日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嘗攷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土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通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名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

云嘗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齊度游四方各係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魂神所係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與其在東京之世乎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今人上石立之泰山嶺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山下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山下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瑯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瑯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宋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郡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瑯邪郡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郡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郡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郡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郡尉又按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寶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郡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羸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居易錄吾鄉泰山收碧霞元君祠香稅自明正德十一年從鎮守監言始

泰山部外編

俗史王之綱玉女傳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焉按玉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岳觀遣女七人雲冠羽衣焚修以迓西崑真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修而得道者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

修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室處也二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傍爲玉女石像宋真宗東封先驅至泉水忽瀑清泚可鑑味甘美玉欽若請浴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鑿石爲龕攝昭真祠祀焉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按中元乃光武紀年國之名既不見於史而明帝又西牛更爲附會諸多舛誤故入外編

神仙傳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羅敷遂事元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亂天曹之違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有司奏劾以不親局職察降主事東岳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過臨淄縣小吏和君賢爲賊所傷始死夫人見愍問之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簡中出藥一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創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鴛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亦可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號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尺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人跡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學金創方既見神仙來往及知有不死之道且夕供給掃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調戲親接之明生心堅靜固無邪念所居石室玉牀之上有

紫錦被褥紫羅帳中服玩瑰金函玉元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不敢發視其文惟供灑掃守巖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肅夫人曰汝真可教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接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欲教汝長生之方而我所受服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立可得用明日當來吾將以汝付囑焉明日安期果至乘駿驂朱衣玉佩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拜揖甚恭飲宴半日計夫人因指明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便宜將去安期曰諾但恐淺薄不足訓授耳夫人語明生曰我不得復停汝隨此君去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負笈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而昇天

俗史安期生在泰山遇李少君入山採藥病困安期生與神樓散一匕而愈

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宫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孕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按此條舊已無不言時代以其所言乃泰山之始也故列之

神仙傳劉馮者沛人學道於穆王子服石柱英及中岳石流黃年三百餘歲而少容後入泰山中

泰山下老父者失其姓名武帝巡狩見老父鉏於道間頭上白光高數丈問之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丹飲水並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其八物以當八風臣行之轉少日行三百里今年九十矣帝受其方賜繚帛去父入岱宗山十年五年時一還鄉里三百餘歲乃不復還也

列仙傳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牀玉几泰山道士稷丘君武帝時以道術受賜後上東巡泰山稷丘君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上必傷足帝必欲上及數里左右足指皆折乃止馬明靈者齊國臨淄人本姓和字君賢為縣吏捕賊為所傷當時殆死良久忽於道間見一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藥大如小豆與明靈服之於是即愈血絕創合隨神女還岱宗室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其去地千餘丈中有金牀玉几非人跡之所能至

崔文子泰山人好黃老術潛居山下作黃丸賣藥有疫氣者飲藥即愈

稽神錄漢宗正卿劉暉忽夢一人手執文簿始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問己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為司徒宗正卿暉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為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衛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憶其會夢為齊王判官恐是泰山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正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懇明神祈俟過海迴得以從命頓擲不允俄卒於郵亭

搜神記後漢胡母班曾至泰山之側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處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遂復為河伯致書府君云

列異傳魏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未辭於此侯氣羸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侯雖云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搜神記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天太祖與夫人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今差在泰山五百日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周王為嶽宿阿娘可為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役言訖涕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

問有何故具以事白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可憑也翌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昨日請阿娘告告知如何却以爲無憑也既若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八日必死若不死即虛也太祖夢覺信之明日喚文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問泰山府五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爲宿今夢想之頃朕亦不信儻如所夢卿即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永別清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太祖乃賜王絹十匹以贖亡兒果於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見兒顏色和悅謂父曰蒙托父王文王在所職還兒於泰山府錄事參軍不監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恩敢不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即發人往問帝南人死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之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

按太祖及周王或子今以史傳考之皆不合

還冤記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蹣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起跛歷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

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元堂下共定生死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驚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並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幽明記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泰山俗常謂巫師爲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即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誦者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已送泰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泰山泰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依神殺生其罪應重村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身體焦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冤楚府君問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

眞靈位業圖王清三元宮第二左位司命東嶽上眞卿太元眞人茅君諱盈字叔申第六左位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節地仙散位賈元道李叔勝言成生傳道流四人並隸司命王察試學道者在泰山

泰山君秦顥字景倩爲四鎮領鬼兵萬人長史司馬復有小鎮數百各領鬼兵數千人

洞淵集泰山名蓬元太空之天即太昊爲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發生考校死生鬼神之所歷代帝王報功封禪之嶽上應奎婁之精下鎮魯地之分野

茅君傳仙家凡三十六洞天泰山周迴三千餘里名三宮空洞之天

博聞錄泰山名蓬元太空中洞天嶽帝所居其高四千丈環一千里

龍魚圖泰山神姓圓名常龍一云泰山君元丘目睦泰山將軍唐巨

述異記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姓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敎言無虛唱

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敎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

廣古今五行記丹陽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若平巾幘烏布袴褶擎一板及門授之曰聞巧伴

班垂劉杭九妙泰山府君故使相名秀之自陳止能造車劉杭不及高平劉儒忽持板而沒劉杭時爲朝

請除歷陽郡丞數旬而歿

魏書段承根傳承根父暉字長祚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

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敎遊學今將欲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

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

法苑珠林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泰山北遂谷中街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恆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帝曰北方街草寺須施涇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惟舌如故衆爲立塔表焉

五行記隋文帝開皇初安定李文府仕兗州須昌縣丞至開皇八年見州故錄事孔瓊即須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廳前再拜文府驚問何爲云泰山府君選好人瓊以公明幹輒相薦舉文府憂惶叩頭瓊良久云今更爲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說之說訖便覺不快須臾而死

濟南府志法安姓鼓氏安定鞞軀人少出家太白山九隴精舍開皇中晉王召見住慧日寺及駕幸泰山遇渴安以刀刺石引水給帝後住神通寺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乘驢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耳終年九十八

廣異記唐高祖將封東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劉仁軌問華山道士李播爲奏王京天帝播云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甚恭播曰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履顧之播又呼曰此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所以呼回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

報應記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

歸甚切每旦夕常東向拜泰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未徵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泰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泰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殿宏麗童子引入調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至謂嘉會曰人之爲惡若不爲人誅死後必有鬼得而治無有徵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徧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于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泰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話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剛經遇赦得歸

估史遺蹟紀唐張僊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與李某同至泰山學道久之李以宗室辭歸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亂攜家襄陽尋奉使揚州途觀張子邀李同宿門庭壯麗僕從堆臻李視女妓中有持筆者酷似其妻及罷張呼持筆者以林檎繫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復至門館荒穢無行人跡詢鄰人曰此劉道元宅已十餘年無居者尋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問其故云一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僊喚擲筆臨別以林檎繫裙帶上於是知張已得僊矣

濟南府志降魔僧水經云開元中靈巖寺有降魔僧教人以不寐多作茶飲亦因之成俗云與山得仙於靈巖寺明鏡石山頂

集異記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俗宗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即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于殿西南以彈弓斫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墜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殿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嗟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迴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檮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墜吾足于是舉足乃祐所墜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指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幸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劉元迴者殺妾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

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迴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于禾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迴貴成其奸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玩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術此術規師古錢帛遂巡則謀逃去爲師古察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迴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逐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泰嶽天齊王元宗東封因以沉香刻製其像所以元宗享國末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爲仍命元迴就獄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九加禮重事之如兄王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于衆會之中因舉身大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帝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

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斃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沉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盡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即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於市

河東記柳潯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論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會黠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彩帶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潯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後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會嚴見潯之所爲不覺懷然亦皆駭如有所觀潯即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來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言矣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二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潯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銳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潯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酉陽雜俎邢和璞得黃老之道會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子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覲衆皆閉戶不敢警歎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捷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

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也客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記憶幼常聽先人言之

幽怪錄董慎爲泰山府君呼爲錄事令決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府君喜其聰敏于頰上更安一耳既還頰極痒湧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

靈應錄末嘉縣有一人患瘧衣裳襁褓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瘧隨後城其瘧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憫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泰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已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應字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瘧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瘧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來此王曰有冤債追瘧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盼可爲拔之乎王慨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出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欣然稽首曰大哉法力還世

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今何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即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傳奇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書堂之畔泉石清雅時夜將午忽飄異香俄有輜輶自空而降直透簷楹見一仙姝侍從華麗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伏見郎君神儀瀟灑襟量端明特謁光容願持箕帚陟正色曰某家本貞廉性惟孤介不敢當神仙降顧姝曰某午造門牆未申懇迫後七日更來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入白陟曰某以業緣連繫魔障歛起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願垂采納無阻精誠陟又正色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惟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後七日更來後七日夜姝又至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遣君壽例三松幢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陟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是何妖精苦相陵逼無更多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況此時一失又有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嗚呼此子大是忍人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濫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珠翠響空冷冷蕭罕杳杳雲

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泰山所追束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日上元夫人遊泰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因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往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慙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大唐奇事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乃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毫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書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致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解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下筆往往爲妖幸恕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

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吐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吐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遁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邪書龍竟爲泥壁

前定錄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太和元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魄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一人出拜之即敏求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送於欄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是亦不難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南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更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袂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其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薨別第召

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幸乃以二十萬貶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省所用資伊亦貶焉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廢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耳目記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嘗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嶽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為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之一見主公泊歸青丘丘主公已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觀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為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繯練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以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所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稽神錄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遊泰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為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九方於其上亦與人間

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

俗史遺蹟紀唐呂岳字洞賓宋天聖戊寅三月二十一日書五言絕句於王母池署其後曰同翁題政和丙申六月十八日復書七言絕句署其後曰同公再書前後書法皆類顏魯公再書二字類遲賢亭刻人莫能識好事者舉其真蹟於會真宮視其詩則知純陽子三至泰山矣

道經五嶽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等事

洞天福地記十洞天第二委羽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東嶽光明景曜妙異不可備陳大上列上真之封掌之

三十六小洞天第二洞東嶽泰山周迴一千里名蓬元之天在兗州

道藏書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崎五十步方面各四十里

五嶽記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

玉堂閒話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二郎君神祠者云天齊王之愛子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違羽獵者騎從華麗儼若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

部署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客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

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常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欠伸呵噫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遂巡方去率以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野人閑話羅江縣道士譙父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為杖直書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為惡者追生魂管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管者明且往視之皆驗然恆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書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父俊依此虔告忽爾泰山府君却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改易年八十餘

俗史遺蹟紀元丘長春不知何許人嘗居泰山南陞長春觀以全真為教元賜號神仙無為演道太宗師別號長春子後去之嶧山有仙化遺跡按元史丘處機傳處機亞

州縣人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元門居會真宮數載道行超羣初名志偉元主改今名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重建岱岳升元二觀及上嶽廟元初王奕斐贈詩云赤松宗世遠岳地作神仙註云其人百二十歲二見帝學士徐世隆題其小影曰形雖羸於道則肥性雖介於物則齊具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端倪杜仁傑曰其學也老莊其志也軒岐郡人王天挺曰冰霜外潔日星內炳

又曰山澤之腥徐徐于于此世之所謂天倪子者乎化日自頌曰脫下娘生皮袋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蓮元洞府去來前世宿德醫僧今非道門小才

徐世隆別號復齋不知何許人元翰林學士夙與泰山天倪子游元季喪亂變姓名上下泰山常居岳祠或城隍廟三禪子從學一教習泗水超距一授漢書其一曰王圭授舉子業久之別去言三子貴賤短修其後授漢書者目盲賴說書為衣食習泗水者遇濟南灌城之厄以泗解圍以超距脫死致爵賞圭登科膺爵三人所至悉如其言圭年八十許時世隆復來見天順間又至泰山惟升元觀一老道士識之其容貌如兒時所見後不知所終

咸與公真人不知何許人仙道成於泰山

王從之不知何許人初官翰林後隱泰山踟躕而化人稱其地曰蛇仙巖

語怪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於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為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潛確類書東嶽泰山羅浮括蒼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歷山部彙考一

圖

考

歷山部彙考二

圖

考

歷山部彙考三

圖

考

歷山部彙考四

圖

考

歷山部彙考五

圖

考

歷山部彙考六

圖

考

歷山部彙考七

圖

考

歷山部彙考八

圖

考

歷山部藝文一



象耕鳥耘辨

歷山

重修舜宮記

登千佛山記

帝舜歷山辯

歷山

歷山部藝文二

歷山思親操

田辭

過歷山湛長史草堂

歷山草堂應教

舜廟

舜祠

登歷山下亭

同張侍御登歷山對華亭二首

歷山

舜廟

九日登千佛山寺

千佛山

登千佛山寺

登千佛山

前題

歷山部紀事

歷山部雜錄

華不注山部彙考

圖

考

唐陸龜蒙

宋羅泌

元孟從仕

明樊獻科

賀逢吉

尤應魯

庾帝舜

同前

宋南平王錄

湛茂之

唐張濯

宋鮮于侁

元張養浩

明蔡經

周鳳瑞

李先芳

邊貢

陸鈇

鄭芝

王在晉

蔡汝楠

華不注山部藝文一

遊華不注記

遊華不注記

華不注山部藝文二

遊華不注登後追詠

登華不注山

遊華不注

濟南道中望華不注三首

同近山年丈登山

與轉運諸公登華不注山絕頂

華不注晴望二首

華不注

同嚴侍御登山

同遊次中丞黃公韻

詠山

華不注

華不注山部紀事

華不注山部雜錄

山川典第二十三卷

歷山部彙考一按孟子稱舜生於諸馮馮遠於負夏

始生之地相去不遠自當以在山東者為是今濟

南府歷城縣以山得名相沿甚久似尤為可據故

以此山為正而凡他處歷山亦各分考附載於此

山之後

濟南府之歷山

天下稱舜耕之歷山有人在山東者三在山西者一

在浙江者三在直隸者一其在山東者一在今濟南

歷城縣歷山圖



考

按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戊陽有雷澤註禹貢曰雷
 夏既澤帝王世紀曰舜耕歷山漁雷澤濟陰有歷山
 按續博物志濟水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舊水
 涌若輪齊侯會于濼是也有舜妃廟對山有舜祠舜
 井舜耕歷山亦云在此蒲坂縣西有歷觀舜所耕歷
 山有舜井為濼二水山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舜
 葬上虞耕處即始寧剡二縣山下多柞木吳越之間
 名柞為櫪故曰歷山一說一以濼為歷一以櫪為歷

未知孰是皆鄙道元說

按明一統志山東山川歷山在濟南府城南五里即
 舜耕處漢鄭元謂歷山在河東宋曾鞏嘗辨其非見
 齊州二堂記

按圖書編山東山考歷山在濟南府南五里一名舜
 耕山古有舜祠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在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
 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
 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孟子又謂舜東
 夷之人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
 間東方之地歷山不宜獨在河東在齊者是也世因
 河東雷首山一號歷山為水所出舜娶堯女所居遷
 就附會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寔由是言之
 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
 歷城為信然也

按山東通志山川歷山在濟南府城南五里俗傳即
 舜耕處山南危石矗立如佛頭人呼為大佛頭山亦
 名千佛山南屬泰山東連琅邪崇岡疊嶂脊脉不斷
 通典云山有太甲塚未詳

按濟南府志山川歷山在歷城縣南五里一名舜耕
 山古有舜祠隋開皇間因石作形鑄成佛像又名千
 佛山建寺於上

按歷城縣志山川歷山在城南五里亦名佛山齊乘
 曰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為
 歷城為信然也

濮州歷山圖



歷山部彙考二

濮州之歷山

歷山之在山東者一在東昌府濮州城東南七十里
 西南接兗州府曹州界相傳為舜耕處山下有姚城
 即舜所生之姚墟也

考

按水經瓠子水注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之東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元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元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遙望今聊浮遊於河之巖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圖緯於事爲允

按圖書編山東山考東昌府山曰歷山漢有舜廟

按山東通志山川歷山在東昌府濮州東南七十里即舜耕處有舜祠舊址東有再熟成都二鄉取一種再熟三年成都之義

又在兗州府曹州東六十里有舜祠地接東昌府濮州

按東昌府志山川歷山在濮州城東南七十里即舜耕處元千奴王耳別里伯牙吾台民卜築其下賜額歷山書院按一統志歷山一在山西蒲州一在濟南歷城并在濮者凡三援神契曰舜生姚墟應劭曰姚墟與雷澤相近今姚墟在濮與歷山雷澤河濱壽丘相望則耕處在濮明矣

帝跡帝舜有虞氏瞽瞍之子也生于姚墟耕于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注按援神契曰舜生姚墟應劭曰姚墟與雷澤相近後世稱爲姚城今濮州歷山下有姚城鄭元曰歷山在河東雷澤屬濟陰皇甫謐曰河濱屬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則舜之生與耕稼陶漁皆在兗濮之間舜疑爲濮人或謂冀州爲河東又以舜居瀉汭乃因禹貢瀉水出雷首謂歷山爲雷首

之別號遂以冀州當之不知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則鄭元所謂河東者以濮不以冀也好事者遂指雷首爲歷山誤矣宋曾鞏以齊之南山爲舜耕歷山又非也孟子曰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按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按濮州北臨漯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於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處也以此推之則舜未即位時托跡在濮明矣 按濮州志語俱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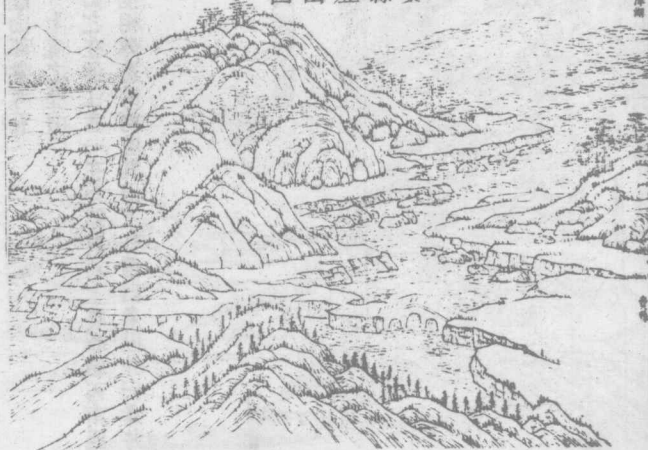
按兗州府志山川歷山在曹州城東北六十里其上有舜祠又按一統志舜耕歷山在濮州東南七十里即此地也水經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澤之東南有陶墟郭緣生述征記言舜耕陶所在雷澤在今濮州則此地爲歷山無疑故皇甫謐亦以爲濟陰歷山也鄭元謂歷山在河東而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曰大野大野即鉅野則河東歷山即濟陰矣 按曹州志語同此

歷山部彙考三

費縣之歷山

歷山之在山東者一在今兗州府費縣城西一百二十里相傳爲舜耕處其旁有舜祠

費縣歷山圖



考

按兗州府志輿地攷歷山在費縣西一百二十里其旁有舜祠漏澤在其東北世謂之雷澤相傳以爲舜迹云按明人賀逢吉九應集皆有舜以爲宜在泗水今志泗水不載而載于費縣亦存之按費縣志地理攷歷山在縣西一百二十里相傳舜耕處旁有舜祠東北爲雷澤湖